

刊叢年青代現

—3—

紅海的神秘

作萊佛孟·德·H國法

譯元占陳

發社版出進改 834.2

Lx51

(2)

刊叢學青代現

— 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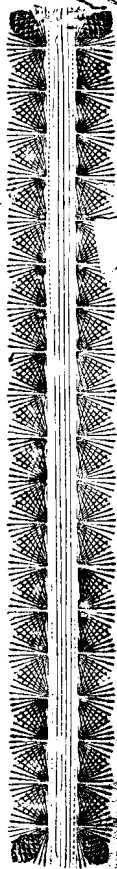
密 祕 的 海 紅

· 作 萊 佛 孟 · 德 · H 國 法

譯 元 占 陳

後

行 發 社 版 出 進 改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卅九年九月出版

現代青年叢刊之三

紅海的祕密

著者

法國H·德·孟佛萊

譯者

陳占式

發行者

改進出版社

福建永安民權路

永安西大路

長汀中山路

沙縣中山路

印刷者

改進出版社

★定價國幣一元五角★

第一

一 初識

「不，先生，你不」

「可是，總督先生

「我不跟你吵，知道

你祇管意氣用事。長輩的

在猛烈的陽光底下不戴帽

本地最下賤的苦力給你一個本地的名字，你不害羞麼？」

「一點也不害羞。倒是聽到這些苦力講歐洲人的壞話，我才覺得難過呢，祇要他們不會把我也算在這些歐洲人裏面就好了。」

「那末，你覺得這些生番野蠻的話，比我們的話還要中聽麼？」

「也許吧。」

「我不喜歡你這類的叛徒。倘若殖民地不合你的胃口，最便當沒有了；三天之內便有一條船往法國。」

「總督先生，我不過向你討個人情到達左拉去罷了。」

「再告訴你，先生，你不能去。」

「即使不用不着你的人情，也不能去麼？」

「你的話怎麼講？」

「我的意思是說，你不願意讓我的權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去，因為你不容易負責，我是明白你的苦衷的。我倒不如不讓你知道就出發到那裏去。」

「你的膽量倒也不小。」

「作算我什麼都沒有講過，因為我到達左拉使你這樣不安……」

「不安：不安：你以爲我會替你這類的人耽心麼。要是你甘願被他們殺害的話，這是你自己的事，你會咎有應得：」

「總督先生，謝謝你。祝你萬福。」

我頭一次到達左拉的旅行就是這樣的。

我的航海生涯在一隻普通的獨木舟上開始。當別人午睡的時候，在正午烈日如火底下，我駕舟出發到暗礁之間。往往給太陽晒到焦頭爛額，和衣冠不整，很晏才回到辦事處。辦事部主任普齊先生看見我回來，便說出一些令人不好受的話。

「你今早收買皮革的工作還沒有做完，我派了史利文去做完了：」不然便是：「不用回這些信了，我已經回了：」等等……

他搗我的鬼，使我在一班裝做忙得發昏的僱員中間，無所事事。我覺得事情就要糟糕了，我想到有一天也許被公司辭退，心裏却逐漸不大介意起來。在暗礁之間的這些遨遊，使我對於海底世界的神祕生活有一種憧憬。我和這個海底世界的關係似乎一天比一天密切。在這個辦事處的令人厭惡的陰影裏面，在塗上石瑙油精的皮革的氣息中間，在有耗子的嗅味的棧房裏面，火烈的鐵皮屋蓋的沉悶的暑氣底下，光明的幻像洩來洩去。

所有這些商業上的職務（寫給漢堡的依示拉哀先生的商業上的信、定單、細賬般、關稅紙），跟這個使我的想像可以做遊於充滿神祕的無邊天地，傲遊於不可知的世界的毫光萬丈的大海相形之下，天啊，那是如何的滑稽、無聊、和沒有意思啊。

我對於養珠極感興趣，我唯一的水手，阿微·母莎，給我釣來一些大的牡蠣，我便拿它們來做試驗。我的房間是一個不像樣子的實驗室。我把一個珍珠貝做的小球放在大的牡蠣裏面，用一根蠶毛穿過貝殼的一個小洞把它繫住。這樣準備好了幾十個牡蠣之後，我便跟阿微·母莎一道駕舟到洋面去，在一個孤另另的暗礁附近將它們投到水裏；我把介殼放在一個有格子的箱裏面，好得可以把它們取出水面來。這個箱子用一根繩子連着一個作爲信號之用的浮標。我計算好那根繩子約有十五公尺長，這樣在潮水低落的時候，才可以看見那個浮標，在其餘的時候，那浮標是浸在水裏和看不見的。阿拉伯漁人每天夜裏駕着獨木舟在暗礁附近打魚，我們戒備的目的在於那個浮標不至過於觸目。

跟着來的那幾天在我覺得是度日如年；在鏽秤之前登記皮革重量的時候，我一心祇想着我的那個箱子：約莫過了十天之後，我終於忍耐不住了。一個星期日的早晨，我們駕着獨木舟出發，要在潮退的時候去到那裏。我們逡巡了相當長久的時間，因為無論你怎樣仔細找尋原來的位罝，一般人却想像不到在海上留下的一個記認是如何難於找得到

的。

心兒跳着，我們曳起繩子，想把箱子提到水面來；但是箱子動也不動；不用說它是陷入珊瑚中間了。更兼水又混濁，因此我們雖然使用箱底嵌着一塊玻璃箱子，也看不見海底。也許拖得更大力一點：我用一下力，繩子斷了。倒霉透了。阿微·母莎想潛水，但他沒有潛水的習慣，浮出水面時氣喘不過來，鼻子和耳朵都出血。我們在原來的位置做了記認，便回到吉布提去，阿微·母莎馬上在那裏找到一個潛水人。

二 鴨地

他給我找來一個索馬利人，最近隨一條採珍珠母的船到吉布提來的：他就是鴨地。我還記得他的彷彿塗着石灰的頭髮，纔二十五歲，便有着一個老太婆的頭。

我們馬上轉回遇事的地點。途中我看見幾根鯊魚的鰭默默地破開水面，我焦煩地自問我的潛水人會不會放棄他的海底的探尋。我的潛水人水倒也看見那些鯊魚，但似乎不大理會它們。當鴨地縱身跳入這個陰險莫測的海裏的時候，我有點徬徨失措，我大約比鴨地更覺寒心。他在水裏停留了也許有一秒鐘，在我却似乎非常長久，他在距獨木舟三十公尺以外浮出水面。他沒有看見什麼，這塊地方的水流使海水蕩漾不定，海底又有一層

薄的泥濘蓋着，使人分辨不出什麼東西來。不過箱子一定在那裏，非尋到它不可，於是那個不倦的索馬利人，在一個鐘頭之間不停的潛水。他終於在一簇水泡中間勝利地浮起來：他找到那個一半被泥濘蓋着的箱子，他把隨身帶着的麻繩繫着那個箱子。當我們把箱子扯起到獨木舟上的時候，箱子裏面的東西使人看見心裏難過：我費了許多工夫準備好的牡蠣可悲地張開了，完全空了，祇看見這個我對它懷着多大的希望的珍珠貝做的小球，它現在看來像一顆鞋紐一樣黯然無光！我雖然覺得不快活，但想到我的愚笨，不禁微笑起來，那兩個索馬利人，看見我的失望，却非常誠懇，沒有一點譏諷的意，茫茫然自失了，他們的頭腦和歐洲人的頭腦不同的地方就在這點。

厭煩了，苦惱了，并且生着氣，我正要把這些牡蠣都拋到海裏去，鴨地此時在這堆廢物裏面，找到一個我不曾看見的依然闔着的牡蠣。那個牡蠣還是活的！不用說遇到非常的情形才脫險的！我毫不留情地把它打開，看看它的珍珠究竟怎樣，小球已經蒙上薄薄一層珍珠貝，這塊彩色的薄膜將小球和介殼連接起來。阿微·母莎和鴨地欣羨不置。十天得到一顆珍珠！財神到了！

但這還不是一顆珍珠，珠膜非常之薄，我用指頭指它便破了。不拘怎樣！這回經驗倒是使人放心的，人遺珠最作得到的了：倘若我的大牡蠣沒有死，大約給濁水，或因

爲一起堆在箱裏悶死的，——成功是一定的了。

這回經驗的結果壯了我的膽，我決定留著鴨地。我非常佩服他潛水的才幹，他對於鯊魚的漠視使我相信他十分勇敢，我想像不到這種非常的冷靜，有一份是由於他們的無意識得來的；勇敢的動機不算什麼，重要的是有勇敢。我以每月二十法郎（法幣名，每法郎約合華幣一角七分）的工資僱用鴨地，自從那天起，他沒有離開過我。

我在較好的情形之下再開始做我的經驗，換言之，即將準備好的牡蠣放在它們原來的海底，或與原來的海底情形相彷彿的海底。我買了一條小船替換那隻現在嫌太小的獨木舟，從那時起，我便開始真正正的航海了。這件事結果使我逐漸覺得那個辦事處愈加使人難受。昔齊不復期望把我訓練成一個平庸的僱員了，因爲公司裏面的生意完全不能引起我的興趣。在穆嶺島的大暗礁之間，我不是有一個珠園，在那兒，在澄澈的海底下，在燦爛的珊瑚林裏面，已經有五百以上的大牡蠣在祕密地替我生財麼？阿微·母沙和鴨地，他們以爲生活在天方夜譚裏的一段故事裏面而且牢牢地給這個未來的寶藏守着祕密。

假如我聽隨鴨地本著自己的意思做去的話，他會在夜裏去到暗礁之上守望的；他的眼睛整天朝著正在完成一種奇蹟的這個天邊的一角，他的充滿不安的視線已經使注意他

的人覺得突兀。我深恐這種缺乏經驗的掛念會引起別人注意，我決定不再理會我的牡蠣，可以說將它們忘掉，在六個月內放開它們。假如我能够請做旅行，使自己脫去辦事處的束縛的話，這許是最簡單的辦法了。我要是這樣做，也不會發生什麼危險的，因為我會買通了穆霞島燈塔的看守者布爾漢，使他不讓任何漁人接近上述的那塊地方。我祇驅他說這是養着要來長大的大牡蠣的。

三 逃亡

我從老板的辦公室走出來，心裏非常難過，他剛倚仗着他的職權，罵我對於皮革和咖啡的買賣，一點也不在意。我現在還是汗流夾背，因為老板厲聲罵我的話却是咎有應得的：賬目的錯誤，進貨時我太輕忽查看的存貨的缺乏，凡這些都是因為駕這條最近買來的該死的船傲遊海上而來的。我走到我的船上，想鎮一鎮剛纔的煩惱，及擺脫我逐漸覺得壓迫我的束縛，（想在販賣殖民貨品的商人的社會佔一個地位，實行信用交易（這是一種逡巡於倒盤與坐牢之間的財政上的危險把戲）的人，都不能不受這種可怕的束縛。

這是潮水退落的時候；我的小船躺在退潮給露出來的潤濕的沙地上面。阿微和鴨地

在海風裏，在船殼的陰影底下，無星無慮的睡着。大海退落到暗礁的附近，它的喧嚷填滿了閃爍的太空。這種喧嚷彷彿就是白沫的聲音，白沫永遠給那無年無月的深藍色的海洋作流蘇。我在小船的腹部底下坐下。想起有一些僱員在石璫油和皮革的臭惡氣味中間作事的那個陰黯的辦事處，我便悶然欲嘔。幹嗎強迫我過這種等於坐牢的生活呢？幹嗎不聽隨這個蔚藍的天邊的召喚，順從印度洋上這種强有力的信風，而跟隨着我每天看見向着充滿神祕的紅海沒入的白帆小舟呢？假如我沒有做一個大腹賈的本領，幹嗎希望作一個大腹賈呢？我的主意已定：我要提出辭職。沒有住旅店的力量，我便跟我的船員一道住在我的船上。我首先想探珠，因為我沒有錢買軍火。我給我的船裝上一具馬達，這樣在無風的時候也可以每小時走三海里。我并打算靠這個馬達航行，不過要來走暗礁之間的曲折的海道，或在風力所不及的地方寄碇，馬達倒是很珍貴的謀安全的東西。在這些危險的海面，靠近海岸的平靜的天氣往往跟颶風一樣可怕，土人的船賴有衆多的船員（普通是一些奴隸），可以用槳航行，跟古代酋長的船一樣。我的情形便不同了。這具小小的機器，它的馬力雖然不大，也抵得上十個至二十個人的臂力，我有許多次賴它得以保存性命。

我多僱了三個索馬利人，我的船員便一共有五個了。

最早十時，我們在一個閃耀的太陽之下，趁着已經涼快的海風離開吉布提海灣。我的朋友拉維納站在堤上瞧着我出發。他的兩眼含着淚，他跟我開玩笑，藉此掩飾他的憂愁。他一會便走回那間也是做皮革和咖啡的買賣的商店，但在最後的頃間，他差一點要放下一切跟隨我出發了。我把我的牡蠣的箱子放在穆霞島的小湖裏面。我首先打那邊走，看看我的實驗的珠園。

我們的航路把我領到大海。吉布提祇騰了一個白色的點子，散開在低窪的海岸之上。紫色的唐迦山脈現在以它的鎔化石的高聳的石版壓着這一切。遠處，麻布拉的渾圓的尖峯拱護着像一個孤獨的巨人似的矗立着的古達山。在我們的船的側面，穆霞島好像一根橫在海面的細長的黃線，島上白色的燈塔，像立在一根浮在水面的棒子的海鷗一樣建在上面。我們改過航路，帆子向右，我們朝着這塊小陸地駛去。不久，沙帶的綠底像碧玉般閃爍着，而躺在現在變成非常清涼的微風下面，沙哈拉從珊瑚的暗礁之上突出。清澈的水讓這個海底的世界浴在陽光裏面，使我顧而大樂。我出來找尋的寶物都埋藏在那裏了！……

偶爾有一些石頭的圓頂從藍色的深淵凸出來像一些非實在的教堂，而千千百百有種種彩色斑點的魚類夢中的小鳥是拘在這些石頭的周圍泗來泗去。一些黃色的或紫色的斑

點揭示這些危險的珊瑚林的所在，我們的船祇能在一便愈窄。在黑夜或遇着反光，航行是不可能的。

潮水高漲。暗礁廣闊的平面在穆霞島的周圍作出瑰色的光輝底下軟曳曳的展開，連初生的荊棘也浸在停息了。不可權衡的紫雲在古銅色的太空浮動着；上的波紋，早晨的奇觀反映作五彩色。白的沙邱在疲乏這些陸地及對它們加以撫慰。像泉聲的一道清涼輕快的氣息從看不見的灘上的積水昇起來，散佈到現在這大海去。在這些低窪的陸地之間，一個陸地之內的沼地上的根株之下伸張到暗礁的迷宮裏面。白的沙灘和我們在一個白沙的海底下碰，陽光下的海水綠原，作飛簷形，是一個雪樣白的小海灘。

燈塔的看守人等着我們，後面跟着二羣脫光了中間跳躍。他是唐迦利人，名布爾漢。我命他替我照顧的事，有兩個夥計，都是唐迦利人。他每月賺一十一

主人。不過那裏也活着一羣山羊兒，嚼着稀有的青草和橡樹的樹葉，布爾漢每個星期駕着小船往吉布提去一趟，尋這個小家庭所不可缺乏的食水。他白天釣魚過活。他有三個妻子。那三個妻子給他養上十三至十五個各種歲數（自一歲至二十歲）的小孩。

島中有一個大湖，湖裏長着一個熱帶樹的樹林。在這些水裏的樹木的上蓋之下，蜿蜒的河道折入一個不可分開的樹林，樹林底下有樹木的紅根的奇異的穹窿引帶着。樹林的氣息瀰漫空中，一種神祕的靜默籠罩着這個祇顯出水中的生命的葱綠的景物。

我們走過的時候，棕色的大蟹在揉曲的樹幹之上爬行着，并墮在黝黑的湖水裏。從陸地的樹根的穹窿之間的陰影的洞口，發出像輕微的觸物之聲的奇異的喧逐；這是在罷退的時候，剝掘着潤濕的沙土的水中動物的神祕工作。一種林中的空地，像一塊水面的鏡子，突然在一個轉角發現，一羣白鷺振翼長喚高飛。

四 採珠者的茅屋

海灘上，一間用青草和樹枝搭成作禾桿把形的茅屋，在沒有風攪動的一潭積水上面反映出來。白鷺，赤鶴在這個水不揚波的海灣繁生着。沙地跟雪和沙邱一樣白；在朝日

斜照的光輝之下，嫩綠的海草叢間現出一些陰影。

茅屋是空的。門外有一個埋在沙地底下的糞糕餅的白鐵箱，有燒黑了的石子，有粗糙的陶器，魚的殘餘，和殼內的珍珠貝在陽光下閃爍着的一堆介殼，表明最近有採珠人在這裏待過。屋內有三張捲起來的蓆子，一件掛在繩子上的破舊的襯衣，一隻本地的提琴，這些物件彷彿在那裏守候着，并告訴人這個居停是依然有人住着的。屋頂的野草之間滲進些許陽光，而在這塊還賸有夜間的清涼的陰地裏面，黃金色的光線像一個布幔是懸掛着，及在沙地上鋪開一張綴着金栗色的圓圈的地毯。風剛剛起來：大海在遠處重又作蔚藍色。那件破舊的襯衫拂動着，作沙土色的灰鳥在門前陰地裏覓食，太陽逐漸昇到天頂，陰地也跟着縮小了。

海水退落。大湖成爲一塊停有一些積水的平原。

這個粗野的居停把人們所偎依的家宅的玄祕之神留在它的陰影裏面，在這個居停裏面的人往那裏去呢？一個簡陋的石洞足以庇護這些我們的影子，我們彷彿在那裏感覺到一種友愛的存在。他們今晨在黎明之前駕着獨木舟出發到遙遠的暗礁之間去了，他們現在趁着潮水低落海水較淺的時候們採珠。島之北，暗礁的地帶一直伸到在四英里以外的太海去。他們就是到了那裏，爬上最高的波邱，我們可以在地平線上發見三隻獨木舟，

海上的幻氣使這些幾乎看不見的斑點奇異地改變了樣子。不久便看見漿的圓的闊端，跟着人面也清楚起來了；每隻獨木舟有兩個人。他們駛近小海灘的時候，一切已經給晌晚的陽光塗上黃金。三隻輕舟被曳到沙地上，潛水者不慌不忙帶上他們的介殼，將它們整堆的放在茅屋之前。各人做着他們在歸來時指定做的一件小事情。最年長的馬上盤坐在屋陰底下吸着他的長煙具，雙目微闔，縱懷於一種無牽掛的洪福裏面。

介殼等一會才打開。也許這一次要發財了！也許還沒有什麼；當真說，應該在那裏的都在那裏了，不用忙着翻轉這一頁命運的書。祇有現在才算數，而這堆還沒有吐露它們的祕密的介殼却像一個卓絕的故事一般瑰異。這些介殼吐露了它們的祕密的時候，即使出現許多財富，那個故事却完了，那個夢却醒來了。所以要等到明天才打開那堆介殼；因為這堆介殼在那裏，羣星底下的晚間將是瑰瑋的，淡泊的膳食彷彿甘香些，而在睡眠的具有魔力的花園裏面的夢境也更甜蜜些。

現在海又長起來了，海水逐漸爬進來，并撫慰着珊瑚的頂蓋。波動而微溫的海水的神祕的激蕩彷彿在沙岸的陰影中細語，燐光混雜到初露的星星的抖震的反映裏面。海樹林增加了黝黑的深奧，一種神祕的主命氣息從那裏蒸發出來。天已入黑，沙地上的蟋蟀